

# 忆战友 (二章)

■石钟山

了文艺兵,她对老连队还是很留恋,经常回来看看战友,到猪圈看她养过的那几头猪。央宗明显变得开朗了,人也漂亮了许多。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央宗登台表演节目,又唱又舞。她成了文艺宣传队里耀眼的明星。她的节目经常被放到演出的压轴时间,她的歌和舞总是与众不同,成了官兵的最爱。每次演出,她经常在热烈要求下返场,唱了一首又一首,跳了一曲又一曲。

两年后,央宗复员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老兵复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离队那天,许多官兵都来相送。她哭,送行的官兵也哭,军礼敬了一次又一次;直到送行的车驶出营区,再也看不到央宗那张生动的脸了,官兵仍没散去,望着远处,怅然若失。我们开始集体想念央宗了。

谁也没有想到,3天后央宗和一起复员的老兵又集体回来了,坐的还是送他们复员走时的大巴车。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刚登上列车,途经一个兵站时便接到了归队的命令。老兵归队后的几天,我们部队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

在前线的大本营,为了鼓舞官兵士气,文艺宣传队又演出了一次。央宗的节目还是最受欢迎的。她认真卖力地又唱又跳,但比平时严肃了不少。不久,我们整个部队就真正进入了前线。文艺宣传队的编制还在,战时需要,他们被编入了担架队。

记得攻打211阵地的那天晚上,尖刀连集合完毕后,依次和战友们告别。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还能不能活着走下阵地,集体中弥漫着悲壮和伤感。央宗从后面的人群走到尖刀连队伍前,依次和官兵拥抱。她的举动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她拥抱过的士兵都流下了眼泪。从队首到队尾,她拥抱完最后一名战士后,又轻声地唱起了一首藏族民歌,我们从前都没听过。首长下达了出发的命令,这时我们看见央宗已经泪流满面了,她的歌声仍在继续。

就在那个211阵地,我们投入了许多兵力,和敌人反复争夺,牺牲了几十名战友,央宗就是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她和战友到阵地上抢救伤员,结果一发炮弹落在了她身边。她先是成了伤员,被战友们抬下来。听战友们讲,她牺牲前一直微笑着,还哼了一首歌,谁也不知道歌的名字,在转运过程中,因为流血过多,牺牲了。

央宗和许多牺牲的战友一起被安葬在新建的烈士陵园里。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参战的官兵,经常会想起那些在陵园里永远回不来的战友,其中当然包括央宗。时间越久,这种思念越强烈,有人提议一起去看望战友。我们又一次集体出发,在陵园里集合。每个墓碑上面有战友的名字和照片,我们依次在战友墓碑前伫立,给战友敬酒,点烟。看到央宗墓碑的照片时,我们都沉默了,墓碑上是她

演出时的一张照片。她在唱歌,满脸笑容。不知谁先走过去拥抱了墓碑,我们依次过去,一次次拥抱着她,就像她在出征前拥抱每个勇士一样。久久之后,我们和永远安息在这里的战友告别了。在离开陵园的路上,有人唱起《雪莲花》:“在高原的雪山上,盛开着一朵花,她历尽了艰辛,傲美挺拔,无言无语绽放,四海为家。她从天上来,她是妈妈的牵挂……”央宗那双含笑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青春时代,央宗在台上又跳又唱。

## 吉他女兵

唐小艺入伍比我们晚了几年。她是机关的打字员,留着男兵一样的短发。因为机关兵少,她和通信连的女兵住在一起。傍晚,我们经常能看见她抱着把吉他坐在机关楼前的台阶上,身体一侧摊着一本琴谱,然后就Do、Re、Mi、Fa地弹着吉他。这把木棉牌吉他,我们都认识,是她的前任老兵留下的。

前任老兵姓伍,差不多和我们同龄,参加过几年前的战役。当时机关打字员被派到通信连,帮助架设电话线。伍老兵有惊无险地从前线回来,没受过什么功,只受过几次嘉奖,后来就平淡地复员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伍老兵弹得一手好吉他。每到傍晚,他都会站在楼前的台阶上边弹边唱。在我们眼里,伍老兵就是一个标准的歌手。他不仅弹吉他,还唱歌,用沙哑的喉咙唱出来的歌别有一番韵味。

后来,伍老兵复员就把吉他留下了。唐小艺用的就是这把吉他。她现在还弹不出个调来,音符在风中零乱着。唐小艺有时也不弹吉他,她会加入到操场上那些踢球的男兵中。球滚到她脚下,她抡起一脚,把球踢得又高又远。她也会和男兵一起抢球,此时的她完全忘了自己是名女兵,你争我抢,有时为了抢一个球和一堆男兵一起摔倒在草地上。久了,我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假小子。而她也从不生气。

后来,她弹吉他渐渐有了调。我们能听出她弹的是《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什么的。听着她弹出的歌,我们就想起留在陵园里的那些烈士,还有那些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已经复员的老兵,心里就潮潮的。

唐小艺每天早晨出操都和通信连的女兵站在一个队伍里。有一次,机关新调来一个参谋,早晨带操时,他把唐小艺误当成男兵,指着女兵队列中的唐小艺道:你么,怎么站在那边了?唐小艺也不分辩,从女兵的队伍里走出来,站到男兵队伍里。有人提醒,那个参谋才知道认错了。

我们叫唐小艺“假小子”,不是因为她长得像男兵,除了她的短发,她的面容其实很精致,甚至比很多女兵还有女

人味,但她的性格更像个男兵。通信连和她同宿舍叫柳婉的女兵,在老家谈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出差路过我们驻地,特意来部队,住在招待所里。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不是来看柳婉的,而是通知她结束这段恋情的。原来柳婉的男友另有了新欢,顺路和柳婉摊牌。这对柳婉的打击可想而知。两人是同学,明里暗里谈了好几年了,柳婉天天盼男友的来信。日里夜里的思念一下子被斩断了,柳婉蒙着被子哭。唐小艺向清原委后,二话不说,找到招待所,把那个男朋友揪出来,教训了一顿。唐小艺给柳婉出了一口气,可唐小艺因违反纪律被单位通报。

之后,唐小艺在我们眼里就是个女侠客、女哥们。唐小艺也有胆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部队野外训练,不知怎么一条蛇爬到了她的身边。她惊叫一声,一下子扑到身边一个男兵怀里,弄得那个男兵红头涨脸,不知所措。这件事成了我们那阵子捉弄她的理由。只要我们一提起她,她就神情紧张。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看天气预报,好像整个中国都在下雨。我们所在城市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雨,仿佛天被捅漏了一般。部队接到抗洪命令,是在一天夜里。一个小时后,整支部队就拉了出去。军民抢险时,已经有一小部分堤坝决口了。如果整个大坝决堤,河流下游的城市将成为一片汪洋。部队出发时,首长已下达了“人在堤在”的铁令。此时已经有一群官兵跳进了水里,用身体筑起肉堤。水浪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分不清哪是官兵哪是堤坝了。随着决口处被洪水越冲越大,一连又一连官兵手牵手跳进水里,为军民修补堤坝筑起肉堤。直到第二天下午,风歇雨住,堤坝才转危为安。各连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3名战友,其中就包括唐小艺。我们在河岸下游寻找他们。他们的名字在两岸飘散。直到3天后,我们在堤坝下游20多公里处才发现3位战友的遗体。他们仍手拉着手,紧紧地挨在一起。

追悼会上,赵军长的出现,才让我们知道唐小艺的真实身份。她是赵军长的女儿,入伍后改用了母亲的姓。赵军长和另两位烈士的父母一样,手捧骨灰盒站在台上完成了追悼仪式。军长那天以烈士家人的身份讲了几句话,他说:“我养了一个好女儿,她是个称职的军人。”军长讲到这就讲不下去了。

赵军长离开时,捧着小艺的骨灰盒,人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小艺牺牲后,机关又调来一位打字员,每天傍晚,和小艺生前一样抱着那把吉他,坐在机关楼前的台阶上,Do、Re、Mi、Fa生疏地弹奏着那把木棉牌吉他。我们看到了他的样子,就会想起小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几年过去,军营又换了一批新面孔,可小艺的名字和生前的故事仍在流传。

## 活力军营

—

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朝露与松柏的清新。训练场上,武警湖南总队张家界支队桑植中队官兵整齐列队,准备开启一场“重温红色足迹”的活动。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中队官兵到达第一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后,列兵陈春生向笔者介绍了这首歌。

“这是我来中队后学会的歌。”陈春生说,“这首歌是《马桑树儿搭灯台》,由‘上马战斗下马诗词’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作词,他的妻子戴桂香传唱。贺师长牺牲时,与新婚妻子戴桂香结婚数日……”

中队官兵在歌声中进行,很快抵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在这里,指导员邓发桥给官兵上了一堂“微课”。“长征路上,不少红军官兵牺牲时,还没有党员身份,但已经有了党员的思想。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是在组织形式上入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入党。”

穿过田野、小径,经过4个小时的行军,中队官兵来到此次活动的最后一站——贺龙纪念馆。在这里,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图片。有的展区还通过多媒体演示,让大家进一步走近那段峥嵘岁月。

这次“重温红色足迹”活动是中队长期坚持驻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他们通过读红色书籍、看红色电影、唱红色歌曲等活动,不断强化官兵的理想信念,砥砺官兵精武强能的精神气。

## 二

当年的烽火硝烟虽已远去,但前辈们的血性忠勇已深深融入中队官兵的血脉。“要吃辣椒嘛,不怕辣呀,要当红军哇,不怕杀……”今年7月1日,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下,庄严的宣誓仪式后,官兵高唱起桑植民歌《要当红军不怕杀》。

“自从我下队,中队就唱这首歌。”二级上士胡攀峰说,这首歌已经成为中队的“经典曲目”。

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需要不断创新内容与形式。在今年武警湖南总队群众性文化活动评选中,桑植中队原创的情景剧《最爱桑植的那抹红》,被评为优秀“一队一品”作品。

该剧创作中,桑植中队官兵以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为灵感,融合了桑植民歌《十送红军》《门口挂盏灯》,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两把菜刀闹革命》《一家八口同长征》,红军长征中的感人故事,并融入了中队70多年来传承红色基因的事迹。

为创排这部情景剧,中队还邀请了桑植县文联专家、桑植民歌传承人进行指导。在“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的动人旋律中,官兵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表演,向评委和观众展示了桑植厚实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赢得一致好评。

“通过饰演这部剧,我仿佛融入到角

# 桑植传来新故事

■邓鑫 唐楚豪

色中,对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有了更深感悟。”一位参演官兵说。在浓郁的红色文化氛围熏陶下,官兵不仅将红色故事铭记于心,更将其精神转化为日常工作和训练的不懈动力。

## 三

“睡在那半夜过,门口嘛在过兵……”中队荣誉室里播放的歌曲吸引了笔者。

“这是桑植民歌《门口挂盏灯》,描述了当年红军队伍夜行军时,桑植家家户户自发在门口挂盏灯,照亮红军的路。这首歌里的故事,也将永远激励我们。”指导员说。

进入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特殊地图”。这幅桑植地图上,标注着许多红色“小方块”。它们密布在地图各处,每一个点都对应着中队官兵在过往岁月中参与的一次次爱民助民实践活动的位置。

位于洪家关东北角的“小方块”标示着光荣院所在地。这里居住着许多离退休老兵,中队官兵经常去探望他们并帮助打扫卫生、送温暖。

莲花台村的“小方块”背后,是战士刘俊辉的感人故事。他一对一帮扶贫困学生,先后资助7名大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当年,桑植群众家家门口挂盏灯照亮红军的夜行路;今天,我们也要为群众多做些实事。”指导员指着墙上的“特殊地图”,笑着说:“将来一定会把‘红色小方块’布满整个桑植地图。”

前不久,贺龙元帅的外甥向国展专程来到中队,亲手将红军长征时使用过的煤油灯赠送给官兵。当他听了官兵发扬红军传统的事迹后,称赞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红军的本色没有变,优良传统和作风没有变!”

# 追风逐浪

■张智

战士有的已趴在船舷上干呕,老兵们神色严肃,相互配合、保持舟艇稳定。

“连长,伞员常说他们追风,那我们就是逐浪啊!”分队长王成对着张立喊道。大家不约而同地笑起来,眉宇间闪着战斗风浪的豪情。笑声穿透涛浪,在海空之间飘荡。张立深知,保障也是打仗,他们必须坚守阵地、把仗打好。

抵达预定海域时,雨还没歇。冲锋舟里积了不少水,官兵拿着器具迅速往海里排水。大家浑身都被浇透了,一站起来水就往下滴。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天空放晴,等待飞机到来,等待伞员顺利降落……等待中的他们,就像那海上追逐的浪花,既默默无闻又绚丽多姿。

海上的雨来得猛烈,去得也迅捷。雨停了,太阳挂上半空,海面波光粼粼,气温很快升高。大家坐在舟艇上,仰望着远处的天空,眼神中充满期盼。

“来了!来了!”只见远处天际线上,战机的轮廓在云层中若隐若现。战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到达预定海域,朵朵浪花成两路纵队向大海驶去。来到海上,海浪明显大了许多,舟艇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大。张立指挥舟艇迎浪前行,像一柄柄向前突刺的利刃,层层剥开海面。

暴雨突然而至。起初只是点点细雨随风飘落在脸上,像浪花溅起的小水珠,大家都没在意,但很快天空越来越黑,豆大的雨滴从空中砸下来,打得舟艇“噼里啪啦”响。舟艇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操舟手警惕地观察海浪的方向,一次次操控舟艇破浪而出。舟艇上的官兵就像坐上了过山车,时而冲向浪尖,时而跌落谷底。海水夹着雨水拍打在脸上,年轻的



## 七彩风

### 黄继光的被子

■陈贵平

铺开这一床单薄的  
浅褐色的老军被  
就如同铺开那一段  
艰苦岁月

每条折痕  
都是你走过的道路  
每道泛黄的印记  
都是你蹚过的河流  
我抱着你的被子  
就好像抱着一段人生  
一种红色的信仰  
令我血脉偾张  
枪声、炮火  
就在耳边回荡  
一颗正义的子弹

已经在我心中  
上膛

### 我爱我的称呼美

■袁长立

沐浴和照阳光  
我凛然站在神圣哨位

## | 阅 图

### 镜里藏身

文 明摄

这幅照片拍摄的是第76集团军某部组织骑术训练时的场景。拍摄者采用高速连拍方式,抓拍了骑兵“镜里藏身”训练的瞬间。连绵的群山、飞奔的战马和骑术精湛的骑兵,不禁让人联想到古诗“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作品生动展现了勇猛无畏的骑兵风采。

(点评:李智)

钢枪握在手里  
我忠诚守卫边关  
常想参军前爸妈的殷殷嘱托  
牢记入伍后响彻心中的誓言  
沙场上摸爬滚打  
兵书中钻研学习  
精忠报国 军营建功  
是我的军事情怀  
军人的心中写满“国”字  
军人,我爱我的戎装威  
军人,我爱我的称呼美